

## 37年后妻子重新解读陈景润：他不是不谙世事的科学怪人

发布时间：2015-11-01 来源：武汉晚报

[https://m.sohu.com/a/142497438\\_652527/](https://m.sohu.com/a/142497438_652527/)



得知武汉晚报记者要采访陈景润的遗孀由昆，记者的几位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哦，她是组织上派去照顾陈景润的。

10月27日、28日，记者先后两次采访了回家乡武汉探亲的由昆，并在阅读了很多书籍、回忆录之后发现，陈景润——这个中国最有名的数学家，这个终其一生证明了 $(1+2)$ 的人，并不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那样：学痴，怪人，不谙世事，组织包办婚姻，没有生活自理能力……这种理解符合典型人物的塑造方式、符合普通人对天才的想象以及传播规律。然而却并非陈景润本身。

由昆是个爽直的女人，也知道这些误解，不等记者抛出问题，便会主动说起来。对于陈景润受过的身心折磨，由昆说：先生是个心胸非常大的人，根本不屑也无暇计较。

丈夫去世 她靠药物入睡

陈景润去世后，由昆最怕天黑。黑夜中，和陈景润在一起的片段如同电影一样在脑子里回放。由昆对自己喊“停”，可是没用。无法入睡，只能靠药物。今年是陈景润去世的第19年了，依然如此。

由昆说到这里，眼睛忽然被泪水迷蒙。她睁大眼睛，强忍着。

两人相识时，陈景润45岁，由昆27岁。陈景润是誉满天下的数学家，在解放军309医院疗养，而由昆是从武汉来这里进修的医生。

相爱后，陈景润曾说他对由昆一见钟情。

其实在此之前，陈景润的同事、朋友，甚至中央领导都为他介绍过不少姑娘。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求爱信也不断涌来，最终堆满了他的小屋一角。

有一次，由昆翻看陈景润收到的求爱信，他马上说：“你不要看，更不要给别人看，这些女孩还要嫁人的。”

## 他愿用生命回报温暖与爱

每次想到陈景润的一生，由昆都“很心疼”。

陈景润一降生到人间，就生活在爱的匮乏和心灵的创伤中。父亲是邮局职员，非常忙碌；母亲是操劳过度的妇女，家里孩子多，顾不上一个个疼爱。当他记事时，残酷的战争又将人间变成了悲惨世界，陈景润幼小的心灵时常受到惊慌和迷惘的折磨。进入小学后，由于他瘦削、弱小，总是受人欺负。他习惯了拳脚，从不讨饶。13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后妈对他就更差了。

早年的这些生活经历，使得陈景润对于温暖，对于爱非常敏感而

渴望。文革后期，陈景润的一位领导去看他，他为此买了新床单，并且说“我很高兴，很久很久了，没有人来看望……看望过我了。”带着泪音。

为了感谢邓小平对他的关心，他曾对由昆说：“我一定拼命干，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愿以生命来呵护，来回报黑暗中的温暖、亮光与爱。

所以，当他有了家之后，他是个快乐、心满意足又深情的丈夫。他以一颗孩子般赤诚的心对待由昆。由昆是在婚后才学会做饭的，有一次，陈景润的哥哥对由昆说：“你的菜做得好是好，只是鱼和肉一个味儿。”陈景润怕由昆受打击，私下安慰她说：“鱼和肉怎么可能是一个味儿？”

一起坐公交车，只有一个座位，两个人都不肯坐。最后，陈景润非拉着由昆一人坐一半，而且还扶着由昆的肩连声说，“这样挺好。”和由昆共同生活的16年，是陈景润一生中最平静、温馨的时光。

### “死也不说昧良心的话”

陈景润对世俗世界其实有着敏锐的判断力，而且在危局中，既能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又能保护他人、保全自己。

中科院院士王元写过一本书《华罗庚》，书中记述了文革中的华罗庚“剽窃陈景润”事件始末。当年，“四人帮”的党羽为了攻击华罗庚，曾造谣说华罗庚剽窃了陈景润的学术成果，并逼迫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对于陈景润的反应，书中写道：“你别看陈景润装疯卖傻，

他可精灵了。（发生这件事的）第二天，他不去找别人，唯独专程去找了陈德全（华罗庚的亲传弟子）……”陈德全吓懵了，只好问陈景润，华老师到底有没有偷他的成果，陈景润说没有。陈德全才松了一口气，随后陈德全等人迅速将“四人帮”的这个大阴谋告诉了华罗庚。华罗庚知道了自己的处境，言行更加谨慎。

就这件事的化解能力，陈景润远超一般人。

华罗庚的朋友包谦六也曾回忆，这起恶毒凶险事件中，“陈景润不受利用，装痴学呆，保持人格。”

此外，“四人帮”也曾鼓动陈景润攻击邓小平，被他巧妙回绝了。转年，“四人帮”的党羽不肯罢休，再一次威逼利诱陈景润，陈景润说，“就是死也不说昧良心的话。”

陈景润的儿子小时候跟人打架，每次都很委屈，“别人的爸爸都那么高大，只有自己的爸爸那么瘦弱。”让由昆感到安慰的是，随着儿子对父亲认识的加深，他觉得父亲才是一座巍峨的山。

而由昆说：“我敬仰他的品质、人格和精神，他确实是个值得爱的男人。”

1996年，陈景润去世。他的墓碑是“1+2”的造型，“1”是红色的，代表赤诚之心；“2”是白色的，代表洁白的一生；下面一部分是灰色和黑色的，代表他这一生所受的苦难。

本报记者刘晓宁

理解一个人是难的。

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陈景润由此进入公众

视野，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距今已 37 年。拉开了的时光，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褪去陈景润头上万众瞩目的光环以及概念化的符号，发现一个更本真的人。这也是今天我们回望陈景润的原因。

## 对话

记者：我们知道华罗庚和陈景润的师生情是非常深厚的，让我想起一件事。前段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发生的“逐出师门”事件，您怎么看？

由昆：这个事件我没关注到。我想说的是，华老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先生大学毕业两年，就写论文修正了华罗庚著作中的一些问题，当时华罗庚已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大数学家了。他看了先生的论文后，非常赏识，还将他调到了中科院数学所工作。这事搁在现在，先生的论文也许被毙了。华老的这种心态是现在的学者应该反思的。

记者：你们认识时，陈景润先生已经是名人了，那种盛名绝对不亚于今天的什么国际巨星。

由昆：先生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名人，他在单位是可以叫车的，他几乎不用，自己跑去买月票，坐公交。我们结婚时，他已经是院士了，分到一套很小的单元房，楼下就是公共厕所，臭气熏天，他却满足得不得了。

记者：您是如何理解陈景润先生的一生的？

由昆：（眼睛湿润）辛苦了一辈子。病重的时候，我们都劝他不要工作了，他说，我不工作了，还要我干什么。

记者：陈景润先生去世时，您才四十多岁，想过再建立一个家庭吗？

由昆：我迈不出这一步。而且我心里有一个人时，我再去找其他人，对别人也不公平。我会守候先生一辈子。

历史照片由被采访者提供